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二十五回 慧福壽隱惡藏繡鞋 賢琴默揚善薦怨婢

話說鄂氏太太帶了女兒湘妃往忠信府而來，一路上也無兩水之耽擱，但見柳絲拂塵，金風掠衣，一日來到賁府前，因前頭報信的先已到了，至大門前下車時，早有垂花門的媳婦們迎出拜見。至忠信堂側門時，金夫人帶著眾姑娘們迎了出來，與鄂氏太太攜手相見了。爐湘妃向前跪著請安，金夫人忙扶起來，只見他玉容憔悴，柳腰益細，芳體顫顫，嬌喘吁吁。不覺淚水滿目，失聲道：「哎喲！這孩子如何瘦成這個樣兒了，這般氣弱，如何又行跪禮，與姊妹們相見時不必跪著了。」

彼時，德清、聖萃芳、琴自歌、熙清等都請過了鄂氏太太安，又與爐姑娘相見，看他那般光景，大家無不心酸。

金夫人笑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不必進見老太太，明早再去請安吧。」遂不入垂花門，走過潤翰書屋旁邊，入逸安堂院中來了。只見賁夫人在彼立候，大家互相廝見，說說笑笑入逸安堂坐了後，鄂氏先問候了老太太，再問賁夫人何時來的。賁夫人一一說了，又笑道：「鄂氏太太，我二人真個算是有奇緣了，每到這裡都能相見，那年來時，我也在家來著，這會子我回家來，你也來了。」又問金夫人道：「老爺說書房有客人，先去了。璞玉在那裡？怎麼這時候還不出來。」金夫人笑道：「我因他病剛好了些，怕他聽見說來了，出來迎接累著，所以沒叫他知道先報的消息。」說畢，回頭道：「丫頭們在那裡，去一個叫你們大爺來。」眾丫頭們如鶯囀燕語，齊聲答應著，玉清忙叫璞玉去了。

且說，璞玉望著湘妃來，直等得日乏心煩，所以病也不能除根，大夫劉兼讓也就不能拋了去，隔一日投一藥的養著。璞玉也有時往介壽、逸安二堂來請安，只不曾到學裡去。那日中覺，直睡到日影西斜，待孟嬈嬌叫了幾遍後，才醒了起來，無精打采的吃了一碗茶，鞞著鞋，手中拄根細竹杖，出至鬆月軒迴廊簷下，看玉兒喂雀兒。忽然玉清從外邊走進來，笑道：「看你這病人，卻在這裡喂鸚鵡呢，快跟了我來吧，老爺叫你呢。」璞玉拄著杖渾身打戰道：「老爺叫我做甚麼？」玉清見他那般可憐樣兒，笑道：「我告訴你實話吧，不是老爺叫，爐姑娘、鄂氏太太他們來到了，福晉太太叫你相見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如奉九重恩詔，也不管是真是假，拋了竹杖，鞞著鞋，慌忙跑去。福壽在後，一頭笑，一頭抬起杖，趕上來道：「你且穿好鞋，整一整衣裳，這是甚麼樣子呢。」璞玉方止住腳步，催促丫頭們，取衣裳帽子來換了，依舊拄著杖，往逸安堂來。只見廊簷下錦屏、丁香等眾丫頭們，都圍著畫眉說話。畫眉見璞玉來了，佯做不知，扭過臉去與別人說笑，毫不理他。璞玉也無暇問話，將竹杖依在門旁，入外間看時，又不見爐湘妃，只有鄂氏太太坐在中間，金、賁二夫人兩側對坐，吃茶說話。璞玉向前跪下請安，鄂氏太太見了，拉起手來道：「噯喲，外甥哥兒，又如何這麼瘦了，你的病可好了？那好大夫可還在這裡？」一連問個不了。璞玉一一答應著。金夫人向璞玉道：「你爐姐姐也來了，在裡間呢，你不進去見見？」璞玉遂入內間來看時，只見在窗前炕上，德、聖、琴、爐、熙等眾姊妹們正坐著說話。璞玉遂屈膝打千兒問道：「姐姐身上可大安了？」

湘妃忙起身還禮，四目相視，兩心雙悲，幾乎沒落下眼淚來。湘妃見璞玉病雖不重，但面容羸瘦，衣領寬轉，帶扣已鬆。璞玉怎能收回已出來的眼淚，故意打個噴嚏，淚涎一齊流了出來，方問道：「爐姐姐得了甚麼病，瘦成這個樣兒了？」湘妃勉強笑道：「想必是傷寒時疫，耽延開久了，所以病了這些日子才好的。」

璞玉道：「甚麼時症，如此久纏？」湘妃未及回話，琴自歌接過來笑道：「病症的事那裡能夠說得准。你去年冬天那個噴嚏症，原已好了的，如今見了爐妹妹，如何又發作起來了呢？」說得德清等滿屋人都笑起來了。一時搬過飯來，大家在逸安堂吃了飯。未幾，賁侯入內相見畢，即打發鄂氏太太母女二人都住在綠竹齋了。

次日，鄂氏太太領著爐湘妃入介壽堂請了老太太安，賁侯遂喚進劉大夫，看了湘妃的脈息，診畢出來道：「看小姐此病，應脅下脹痛，心窩發熱堵塞，夜間不能入寐，月信過期久矣。所以然者，蓋因肝臟血虧氣滯，故左關沉伏。心氣虛而火生，故左寸沉數。聽說患此病，已過九個月之久，想必得遇高明之士診治，所以尤可，如今病毒已行將消去矣。不然，雖能過得七個月，斷不能過八個月。」賁侯見他說的入理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既如此，一憑先生醫治，待兩個孩子痊癒之後，必報大德。」

那大夫，如料敵用兵，度病投藥，不過幾日，二人病已大癒，漸漸平復如故了。也是因金夫人常叫二人一處飲食，真個心病投以心藥，那得不好。常言道：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。」這也不知是大夫有才，還是大夫行運，不知二者孰是。

且說那時，因賁府本家，賁寅的兒子瑤玉娶親，因此，這邊府內，自老太太起，金、賁二夫人，德、聖、琴、熙四位姑娘，一連幾日都去赴宴。待事將完，賁寅夫人德氏，又親領自己女孩兒宮喜過來，將鄂氏太太請過去了。只璞玉、湘妃二人，都在調養，所以沒去。

是日，璞玉往綠竹齋來。一則因前幾日，二人雖在一處飲食，當著眾人，不好暢談心事，所以趁此清靜時，說幾句話。再則要問明他臨回去時，如何翻臉不理，至今疑心不解之故。一面想著跨進門檻來，只見湘妃方吃完藥漱口呢。見了璞玉抬身讓坐，璞玉忙坐在先來幾次時常坐的椅子上，笑道：「自姐姐去後，這屋裡空落落的，簷下棲雀，院中翠竹，也都似思慕姐姐的，雀聲悲傷，竹露滴淚，真個使人不勝其悲了。」爐湘妃笑道：「你還說那些哄人的假話做甚麼，當我未去之前，你本已不理我了，既去之後，還未必到這屋裡來呢。」璞玉聽了此言，心下焦急起來，道：「姐姐如何這般說，我璞玉雖愚，也沒有不知愛與恨之理，我自幼得識姐姐以來，一身一心，除了姐姐別無知心者，只當終此一生，除了姐姐再無可依可靠的人了。」說到這裡，聲淚俱下，又道：「姐姐如果這麼說起來，可真是冤死人了，別的不說也罷了，但說自姐姐去後，對此壁上書畫，也不知傷過多少心了。」一頭擦擦淚，一頭抬頭看時，那壁上的畫早已換了。

原來，湘妃一回來，看了那詩，羞往日不警之題，忙收起來了。如今見璞玉如此焦躁哭泣，知其心誠，心中也不免酸楚，只是暗中流淚，又勉強說道：「璞玉你說話須說明白了，你這『知心』是甚麼話？」璞玉道：「是極好的話了，古言雲：『士為知己者死，婦為悅己者扮。』」湘妃道：「既如此，你的知己，這府內也不只我一個人了，自你親妹妹起，聖萃芳、琴自歌等眾姑娘，皆可稱為你的知己了，你一人一身，那裡替這許多人死得及呢？」璞玉道：「知己也有個分別，也有知彼不知己的，象你我二人，可稱為彼此相知了。只是欲問姐姐一句話，去年臨去時，如何忽然總不理兄弟了？」湘妃起初聽他講論知己，已自傷心，噙了一眼淚，如今忽然聽他說不曾理自己的話，正中前日怨恨之心，再不能按捺，淚落如雨，聲音顫抖，道：「倒是我不曾理你了？其實你自己拿大起來，不理我了，反來排我的不是。我本是來人家這裡，看著人家臉子過日子的人，而且又不似人家有別的知己，我如何不理人呢。」越說越哭，手裡的帕子都已濕透了。璞玉見此光景，心中一陣酸痛，又焦急道：「這算得甚麼要緊事，姐姐就如此著急，我如果是因為有了別的知己不曾理你，只好叫這顆心進了出來給你看就是了。」不待說完，失聲大哭，淚如泉湧，二人不言不語，對哭起來。湘妃見璞玉未帶巾子，只管用那絳色宮綢衫袖拭眼淚，便一頭哭，一頭伸手拿起搭在衾上的青絲巾子扔了過來。

璞玉忙接過來擦眼淚。又見湘妃手裡拿的帕子都已濕透，眼淚又簌簌流個不住，遂向前到炕沿上坐下，一手搭在湘妃肩上，一手拿巾替他擦臉上的淚。湘妃忽然推開手，往自己榻上坐了，道：「璞玉你這是戲誰，我們也不似從前那麼小了，如何這等粗鄙！」

璞玉跌足道：「你看你這性子，這樣又如何叫我親近呢？所以了，怕你生氣，謹慎起來罷，你又說我不理你了，盡著這麼鬧起來，叫愚弟如何才是呢？」湘妃越發哭了起來，啞道：「『如何才是』是甚麼話？你要理起人來，偏這麼鄙薄不成？」璞玉越發焦急道：「我並無敢輕慢姐姐之處，若說姐姐不想兄弟，我病時你如何也病了？若說是想，偏又這般尋疵責怪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湘妃不語，又哭個不了。

畫眉在外間站著，聽得不耐煩，料道叫他兩個盡著這樣糾纏起來，沒個了局，遂入內間來，將璞玉從炕上拖了下來，道：「我

的大老爺，你請回家吧，我實說與你吧，你若敬重我們姑娘，就看看我們那邊敬重你們德姑娘之例。不然，趁早請往一邊去，你不可拿著我們姑娘與你那別的知己比，姑娘雖然也心裡想著你，卻不是非禮與你一言一笑的人。我的至誠忠言，就止於此。我們這裡也沒開眼淚鋪，你只管到這裡來哭著給誰看？你記住我這話就是了。走吧，走吧！」要笑似的，一推一拉的把璞玉推出綠竹齋去了。

爐梅初時見畫眉這般做作，罵道：「這丫頭瘋了不成？」畫眉全不理，將璞玉推了出去，返身進來。湘妃責備道：「女孩兒家，全不知羞懼，拉著爺們的手，成何體統！」畫眉笑道：「若不這麼著，那賴皮子如何肯動，若不這麼說他，那愚頑如何知道。只管放賴坐著，味心哭著，一時來人看見了，豈不又當做甚麼錯處打趣起來呢？」湘妃道：「我們的事正當清白就罷了，何須怕小人打趣。」畫眉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燕雀安知千里鵬程？他們只比著自己當做真的想罷了。」湘妃道：「雖然，你的口角、行事兒也太粗魯了。」

彼時，璞玉還不曾去，站在窗外聽了那些話，雖因畫眉鄙薄自己過分而怒，卻把個疑心冰塊化為烏有，通悉了爐湘妃的心底。方欲再說話時，玉兒走來道：「老太太他們都散席回來了。」遂忙往介壽堂請安來了。

且說，老太太見了賁寅的兒子瑤玉所娶的媳婦，容貌見識都極好，亦且喜事辦的也極熱鬧，心中也覺歡喜。回來閒坐時，笑道：「看人家喜事有多好，多熱鬧！近來我們家裡雖也辦過姑爺納禮的喜事，終是打發人的勾當，畢竟不熱鬧，怎麼想個法兒，辦個筵席，大家樂樂才好。」聖萃芳笑道：「我記得，璞玉兄弟是七月十七日的生日來著，再過兩日便到了，屆時我們大家湊份子作賀，請老太太和舅母樂一樂如何？」德清道：「如此真個最好，我們也趁這機會樂一樂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『趁樂』這話也奇了，誰說要存心難為你了呢？」說的眾人都大笑起來。德清轉身向琴自歌笑道：「好呀！近日來，你行動就來奚落我，偏把你娶給璞玉，那時我便成了你大姑子，看你還怕我不怕了。」聖萃芳笑道：「琴妹妹，可聽見了？常言道：『晴乾開水道，須防暴雨時。』你這時趁早設法叫大姑子歡喜著，日後也好做兄弟媳婦呢。」

老太太越發笑了起來。琴自歌不待他說完，即走了出去。剛出至介壽堂後門時，正遇璞玉頂頭走來，看他兩眼都哭紅了，遂柔聲說道：「兄弟只管哭做甚麼，人家要給你作生日呢！」璞玉因好幾日不曾聽他說話，如今見他又忽然出此奇言，不覺心中欣慰，忙問道：「誰給我过生日呢？」琴自歌不待他說，早走過去了。

璞玉忙入介壽堂，請了老太太及賁、金、鄂三位夫人安，說了幾句話，遂轉身出來，往海棠院追問那話來了。

琴自歌正與瑞虹說著，告訴家裡的話，見璞玉進來，起身笑道：「貴人來了，請坐。」說著讓了坐。璞玉問道：「姐姐和瑞虹說甚麼呢？」瑞虹道：「我們姑娘九月裡要回去，已說給家裡差人來接了，就說這個事呢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好好的住著，如何又忽然想來回去的事來了？」琴自歌笑道：「好好的住著不回去，偏病了才回去不成？」璞玉無言可對。過了一會子，琴自歌歎道：「唉！不回去怎麼著，來了，住了，托老太太、姑母的福，吃了，穿了，姊妹兄弟的心意，笑了，玩了。我也有你們一般的家園，有父母，有兄弟，難道我是不想家、不想父母的人了？」璞玉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須等著大舅太太、爐姑娘他們一同回去罷了，何必這麼忙呢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我如何能等爐妹妹，他們原是受過深恩的，即能以此地為家。我是父母俱在，不能自主的人。」璞玉聽了，又無言可對，遂問道：「姐姐方才說，給我过生日是哄誰？」琴自歌道：「是萃芳姐姐起的事，領著大家出份子，為要使老太太行樂的。」璞玉問道：「那麼，姐姐不入呢？」琴自歌笑道：「如何不入，住近一年了，頗蒙賢弟高情厚誼，今將歸去，正不得答謝處，遇此現成喜宴，敬杯壽酒，也是盡我一番薄意了。」璞玉深深打了一躬道：「愚弟本無分毫好處，承蒙姐姐如此錯愛，真個叫兄弟愧赧無地了，但因無可相報，只好且謝恩德，銘於肺腑了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何須必言相報，只望賢弟日後果真不忘，到建邑地方，尚能一探愚姊，即感恩不盡了。」

不說二人說得投機，早已日色昏黑，不一對點上燈來了。璞玉無奈，只得離去。琴自歌送至房簷下，見外邊黑了，因璞玉在炕上脫鞋久坐，又因下台階時，看不清階磴，只顧踉踉蹌蹌起來，琴自歌忙喚憑霄，扶著璞玉送回鬆月軒去了。

後天便是璞玉的生日。次日鬆月軒的丫頭們，黎明即起，灑掃室內時，見璞玉臥床下放的兩隻鞋，卻成了兩樣的，一隻原是璞玉穿的鞋，一隻卻是個半舊的厚底繡花鞋。大家不禁驚異，當是本屋丫頭的鞋，查了一遍，卻又不是，大家只管交頭接耳噓噓起來。福壽聽了，悄悄喝住，道：「你們別只管聲張不相干的事了，昨兒午飯後，大爺不是鞞著鞋，說大小兩樣來著嗎？」說著拿過鞋來看時，真個不是自己屋裡丫頭們的鞋，正拿著細看時，玉兒從旁道：「我前兒見憑霄穿著這麼一雙鞋來著，昨兒夜裡又是他送來的，莫不下台階時窩了腳，二人錯穿了，也未可知。」不待說完，福壽道：「知道了，別說了。」因喝住玉兒，袖了鞋，來至介壽堂東北門洞裡看時，往翠雲樓入海棠院的兩個門中間，放著璞玉的鞋，福壽見了大驚，忙拋了那只繡鞋，拾起璞玉的鞋袖了。回看兩邊時，東西兩門都依然關著，心中暗喜道：「虧我們見得早，不然，若是傳到老太太耳內，幾乎成了大事呢。」遂轉身回來，因起的早，各屋裡人都方醒未起，所以未遇一人。福壽來時，璞玉還睡著，遂叫了小丫頭們來，再三叮嚀：「不可叫一個人聽著。」日出後，玉兒抽空兒至福壽放鞋處看時，早已不見了，東西兩門都依然關著，心中驚異而回，不提。

早飯後，姑娘們都聚在介壽堂，商議賀生日出份子的事，老太太笑道：「如何叫姑娘們出份子呢，用幾桌席問明白了，告訴大廚房預備著就是了。姑娘們要盡人情，各自預備禮物送罷了。」

又喚孟嬾來，吩咐：明兒叫璞玉早早起來，好好教給他過生日的諸般禮節。孟嬾答應了，見老太太無話，方慢慢回道：「服侍璞玉的丫頭們都大了，一早一晚不方便，所以先時曾回了福晉太太，添了一個小丫頭了。如今跟璞玉的小廝們，越發不能入內，一個小丫頭服侍不過來，望再添個小丫頭，能換著班兒服侍才好。」